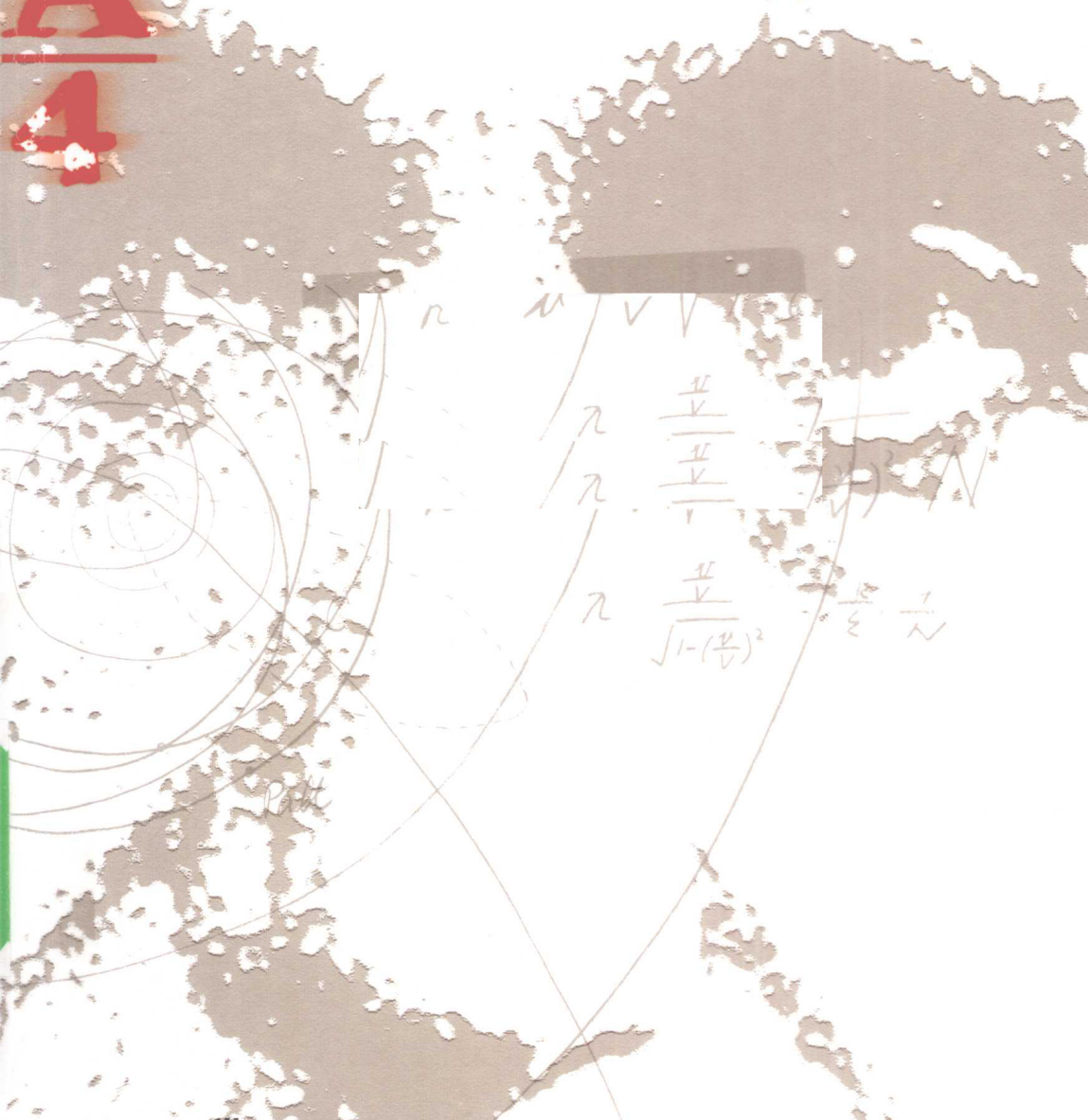


【美】马克·阿尔珀特 (Mark Alpert) / 著 张兵一 / 译

SVIA/4

失落的密码

SVIA/4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F I N A L T H E O R Y

FINAL THEORY

【美】马克·阿尔珀特 (Mark Alpert) / 著

张兵一 / 译

SVIA/4

失落的密语

4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FINAL THEORY: A NOVEL by Mark Alpert

Copyright©2008 by Mark Alper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摘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8)第2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落的密码 / [美]马克·阿尔珀特著;张兵一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7
ISBN 978-7-229-02848-0

I.失… II.①阿…②张… III.推理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8817号

失落的密码

SHILUO DE MIMA

[美]马克·阿尔珀特 著

张兵一 译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冯建华 余音潼 责任校对:廖应碧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出版集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xcf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2.5 字数:329千

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2848-0

定价: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开卷前读一读同行的评论

爱因斯坦的最后秘密，人类的唯一希望

哇！爱因斯坦肯定会喜欢这本书。这是一部了不起的惊险小说，政治与科学交融，趣味无穷而又真实可信。他曾经梦寐以求发现一个能够解释全部自然之力的统一理论，现在，这部书让他的梦想成为鲜活的现实。

——《纽约时报》畅销书《爱因斯坦》作者：瓦尔特·艾萨克森

《失落的密码》是一部惊人之作！真实的人物和科学，巧妙而具有爆炸性的命题，以及惊险刺激的情节，共同成就了这一部具有扎实科学根基的最佳惊险小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没有见到这样的作品了。《失落的密码》确实无与伦比。如果我是迈克尔·克赖顿，我会打包走人，到塔希提岛上找个僻静的地方过退休的日子。（迈克尔·克赖顿，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影视导演和编剧，作品包括《终极奇兵》、《龙卷风》、《侏罗纪公园》等。——译注）

——《纽约时报》畅销书《衰法》和《恐龙谷》作者：道格拉斯·普雷斯顿

《失落的密码》具备我喜欢的小说所应有的全部特点：惊心动魄的紧张气氛，令人惊奇的曲折故事和引人入胜的科学知识。马克·阿尔珀特让物理学变得如此惊险迷人，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纽约时报》畅销书《尸骨花园》作者：苔丝·格里森

阿尔珀特具有一种罕见的才能，把尖端科技、紧密的节奏和惊心动魄的动作结合在一起。这部处女作令人难忘。

——《纽约时报》畅销书《凤凰战车》作者：凯尔·米尔斯

科学的潜力始终令我着迷，尤其是物理学那些挑战经典定律、让人琢磨不定的理论。多亏了这部美妙的小说，我得以重温一段往日的激情，享受到充满意外曲折而惊险的旅程。

——《纽约时报》畅销书《秘密晚餐》作者：哈维尔·塞拉



第 1 章

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汉斯·瓦尔特·克莱曼，即将淹死在自己的浴缸里了，陌生人正用一双长而粗壮的手臂，把他的双肩死死地按在陶瓷浴缸的缸底。

虽然水深不过 30 厘米，但是汉斯却无法挣脱那双手抬起头来。他用手抓扯陌生人的手，企图摆脱他的控制，但是这个人却是一个邪恶而又年轻力壮的畜生，而汉斯已经 76 岁了，还患有关节炎和心脏病。汉斯的双脚徒然地踢打着浴缸的内壁，慌乱地挥动着双臂，把浴缸中的温水搅得到处都是。他无法看清楚攻击者的脸，因为它在水面上不停地晃动，模糊不清。这个畜生肯定是通过公寓外墙上的防火梯爬上来的，然后从开着的窗户钻进了屋里，当他发现汉斯正在洗澡后，便直接闯进了浴室。

汉斯一边挣扎，一边感到胸膛中的压力越来越大，正从胸骨后的中心部位迅速地扩散到整个胸腔。这是一种负压，从四面八方由外向里挤，无情地压缩着他的肺。仅仅几秒钟的时间，压迫感就扩展到了颈部，灼热、哽噎、僵硬，汉斯不得不张开了嘴。浴缸里的温水呛进了汉斯的喉咙，他在极度恐惧中扭曲着身躯，像一头垂死的野兽开始了临死前的最后抽搐。不，不，不！不久，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地躺在了浴缸里，大脑中的视觉影像渐渐消失，只看见脸上方几厘米处的水面上，一颗颗落下的水滴溅起一圈圈涟

漪。这使他想起了“傅立叶级数”^①，多么美妙啊！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就此结束，远远没有。现在，汉斯又脸朝下躺在了冰凉的瓷砖地板上，渐渐恢复了知觉，灌进肚里的水也开始咳了出来。他感到眼睛疼痛、胃部痉挛，每次呼吸都是痛苦的喘息。确切地说，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比走向死亡更加痛苦不堪。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后背受到了重重的一击，正好打在两片肩胛骨之间的背心处。有人愉快地对他说：“该醒醒了！”

陌生人抓住汉斯的胳膊肘把他仰面朝天地翻过来，使他的后脑勺又重重地撞在了湿淋淋的地砖上。汉斯急促地喘息着，睁开眼睛往上看，袭击他的人正跪在浴缸边的防滑脚踏垫上，身材高大，体重至少在 200 斤以上。他身着黑色 T 恤衫，肩膀上发达的肌肉从衣服下凸起，下身穿着迷彩裤，裤脚掖在一双黑色皮靴里。脑袋已经秃顶，脸颊上布满胡楂，下巴上留着一道灰色的疤痕；同他硕大的身躯比起来，整个脑袋小得不成比例。汉斯估计，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瘾君子，杀掉我之后就会翻箱倒柜地搜寻值钱的东西。到那个时候，这个蠢货就会发现，我他妈连一分钱也没有！

这个恶棍咧着薄薄的嘴唇，微笑道：“现在，我们来谈谈，好吗？你要是愿意，可以叫我西蒙。”

他的口音很特别，汉斯一时难以判断他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他长着一双棕色的小眼睛，鹰钩鼻子，灰色的皮肤就像一堵饱经风霜的砖墙。丑陋的五官并没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可能是西班牙人，也可能是俄国人或者土耳其人，反正任何国家的人都有可能。汉斯想问“你想要什么”，但是一张口却又哽噎住了。

西蒙的脸上露出开心的表情：“是啊，是啊，对此我很抱歉，但是，我必须向你表明我不是闹着玩儿的。干事情最好是开门见山，对吗？”

奇怪的是，汉斯现在并不害怕了。他已经接受了现实，等待着陌生人杀死自己。而这个人厚颜无耻的表现反倒让他感到不安：自己赤身裸体的躺在地板上，而他却一直在笑！很显然，接下来他会命令他说出自己银行

① 即三角级数，1807 年由法国数学及物理学家傅立叶创立。——译注（下同）

卡的密码。同样的事情曾经发生在汉斯邻居的身上，一位 82 岁的老妇人在自己的公寓里遭到袭击，在无情的殴打下不得不说出了她银行卡的密码。别做梦了，汉斯可不害怕——他愤怒了！一阵咳嗽后，汉斯终于吐干净了肚里的水，用胳膊肘支撑起上身道：“你这个无赖，这一回你找错人了。我没有钱，甚至连银行卡也没有。”

“我不要你的钱，克莱曼教授，我感兴趣的是物理学而不是钱。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您应该对这门科学非常熟悉？”

一时间，汉斯变得更加愤怒了。这个蠢货想拿我开心吗？他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发觉了一个更加让他担忧的问题：这个人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又怎么知道他是一个物理学家？

西蒙看来已经猜到了汉斯的心思，对他道：“教授，这没什么奇怪的。别看我长得丑，我可不是一无所知的笨蛋。虽然我的学位不高，但是我学得很快。”

汉斯这才意识到，眼前的人并不是什么瘾君子。他问：“那么你是谁？跑到我这里干什么？”

他笑得更开心了，回答说：“您就当它是一个研究项目吧，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绝密的课题。我得承认，这个课题里的有些方程式不太好懂，但是你看，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却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你的朋友？你说的‘朋友’是谁？”

“这个嘛，可能是我用词不当，大概用‘客户’这个词更为准确一些。我有一些知识非常渊博而且相当富有的客户，是他们雇了我到您这儿来拿一些信息。”

“你胡扯些什么？你是什么间谍吗？”

西蒙咯咯地笑起来：“不，不，不，没有那么邪乎，我只是一个个体承包商。好了，这个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

汉斯的大脑迅速思考起来，这个恶棍肯定是一个间谍，否则就可能是一个恐怖分子，他属于哪个阵营还不清楚——伊朗？朝鲜？还是基地组织？不过这无关紧要，反正他们需要的都是同样的东西。但是汉斯想不明白的是，在这么多可以选择的目标中，这些混蛋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他。他

和同时代的大多数核物理学家一样,在上世纪的 50 至 60 年代曾经为国防部做过一些高度机密的工作,但是他的专长在于放射性研究,从来没有涉足过炸弹的设计或制造;他的职业生涯几乎全部倾注在了非军事理论的研究领域。于是汉斯说:“不管你的客户是什么人,我都爱莫能助。他们找错物理学家了。”

西蒙摇摇头道:“不,我想没错。”

“你认为我可以给你提供什么样的信息?浓缩铀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更别说什么核弹头的设计了。我的研究领域是粒子物理学,而不是核子工程。我的所有研究论文在因特网上都可以查到,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陌生人耸耸肩,不为所动。他说:“你不要慌忙地乱下结论,我才不关心什么核弹头,也不关心你那些狗屁论文。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你的成果,而是别人的。”

“那你跑到我的公寓里来做什么?弄错地址啦?”

西蒙的脸色阴沉下来,他一掌把汉斯推倒在地板上并且俯身向前,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通过手掌压在了他的胸膛上。接着道:“巧了,这个人你正好认识。还记得 55 年前你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位教授吗?就是那位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犹太人,那位写出了著名的《狭义相对论》的人。你肯定没有忘记他吧?”

在这个恶棍强有力的压迫下,汉斯感到呼吸很困难。他想:上帝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西蒙把身体进一步前倾,脸也凑到了汉斯面前,鼻孔中的黑毛在汉斯眼前清晰可见。他又说:“克莱曼教授,当年他很欣赏你的才华,认为你是他的助手当中最有前途的科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你们一直十分密切地合作共事,对吗?”

西蒙用力往下压,汉斯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脊椎骨生生地顶在了冰冷而坚硬的地砖上,即使他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事实上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没错,他相当欣赏你。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信任你。那几年,他所研究的一切问题几乎都要同你商量,甚至包括他的‘统一场论’。”

就在这个时候,咔嚓一声,汉斯的一根肋骨被压断了,正是在左肋外侧

承受压力最大的地方。剧烈的疼痛像一把尖刀直刺入汉斯的胸膛，他本能地张开嘴尖叫，但因为无法吸入足够的空气而无法叫出声来。哦，上帝，我的上帝啊！就在这一瞬间，他理性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他害怕了，恐惧了！因为他终于知道了陌生人索要的是什么，也清楚地知道了最终他将不得不乖乖地就范。

西蒙总算停止了继续压迫，从他胸口上抽回了手。汉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而涌进胸膛的气流却像另一把刀子，刺得左胸一阵剧痛。他的胸膜已经被撕裂，这就意味着左肺肺组织很快就会崩溃。剧痛使他开始哭泣，整个身体随着每一次呼吸而抽搐。西蒙对自己的杰作很满意，双手叉在后腰上，带着得意的微笑居高临下看着汉斯：“现在，我们彼此都很了解了吧？你已经知道我在找什么，对吗？”

汉斯点点头，然后闭上了眼睛。他在心中念道：对不起，博士先生，我要背叛你了。他的脑海里仿佛又出现了博士先生的身影，很清晰；那个伟人就站在汉斯的浴室里。但是，博士先生现在的模样同人们熟悉的照片上的样子迥然不同，不再是那个长着蓬乱的白发、不修边幅的天才，而是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样子：干瘪的脸颊、深陷的双眼，一副落败而潦倒的痛苦模样。这就是那个窥见了真理，但却为了整个世界的安危不得不噤若寒蝉的人。

这时，汉斯的腰又被西蒙狠狠地踢了一脚，正踢在折断的肋骨的下方，疼痛迅速地扩展到他的整个身躯，他的双眼一下子鼓出了眼眶外。西蒙接着抬起一只脚，用皮靴踩在汉斯的髌骨上，说道：“你没时间睡觉，我们有事要做。我这就去你的书桌上拿纸和笔，你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我写下来。”说完，他转身走出了浴室，一边走一边继续道：“如果有的地方我不明白，你得给我解释清楚，就像在学术研讨会上那样，明白吗？说不定你会乐在其中的，谁知道呢。”

西蒙沿走廊一直走进了汉斯的卧室。接着，汉斯听到了翻箱倒柜的声音。眼前没有了陌生人，汉斯的恐惧感开始减弱，至少在那个混蛋再次回到他面前之前，他又可以进行认真的思考了。可是，他脑子里想到的却是那个恶棍脚上的皮靴，那一双又黑又亮、同纳粹党冲锋队队员所穿的一模

一样的皮靴。这个家伙企图装扮成纳粹分子的模样，汉斯感到一阵恶心。然而在本质上，这个人同纳粹分子又是一路货色，同当年身着褐色制服、齐步走在法兰克福大街上的纳粹暴徒没有什么不同，他在7岁时就亲眼目睹过这一切。但是，西蒙那些不知名的“客户”又是谁呢？如果他们不是纳粹分子，又是些什么人？

西蒙回到了浴室里，一只手拿着一支圆珠笔，另一只手拿着一叠标准信纸，对汉斯命令道：“好了，现在从头开始写。我要你写出修正场方程。”

他弯下腰，把笔和信纸递给汉斯，但是汉斯没有伸手去接，他的肺组织正在崩溃，每一次呼吸都成了对他痛苦不堪的折磨。但是他已经打定了主意，尽管如此也决不帮助这个纳粹。他尖叫道：“去你妈的！”

西蒙略带一点责备的眼光看了他一眼，那神情就像人们看着一个淘气的5岁小孩。他说：“克莱曼博士，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认为你需要再洗一个澡。”

他迅速地一把拎起汉斯，再次把他的头按进了浴池的水中。汉斯又开始了拼命地挣扎，企图把头抬出水面；他的双手抓扯着恶棍的手臂，身体在浴缸上不断地碰撞。说实话，这一次折磨比起第一次来还要恐怖得多，因为汉斯清楚地知道即将接踵而来的那一系列痛苦——肺部剧烈的收缩，身体疯狂的抽搐，意识渐渐消失直至跌入一片无底的黑暗深渊。

这一回，汉斯陷入了更加深度的昏迷，当他从黑暗的无底深渊中挣脱出来的时候已经耗尽了全部的体力。甚至在他睁开眼睛之后，他仍然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苏醒。出现在他眼前的一切影像的四周都模糊不清，而且他的呼吸也已经十分微弱。

“克莱曼博士？你醒了吗？听得见我的话吗？”

汉斯听到的声音模糊不清，说话的人像是被人蒙住了嘴。他向上看去，再一次看到了那个恶棍的身影，但是，他的整个身体似乎正被无数震荡的粒子构成的半影^①围绕着。

^① 太空中，遮住部分太阳光的天体会形成一个顶端指向太阳的圆锥形阴影，即本影。在本影周围还围绕着一个半明半暗的影区，影区内只能见到部分太阳，这个影区即半影。

“克莱曼博士，我真的希望你能够表现得更加理智一些。你看看自己眼下的处境，只要合乎逻辑地思考一下就会意识到，你这套把戏简直是荒唐之极，像这样重要的东西怎么可能永远隐藏下去呢。”

汉斯集中注意力仔细地看了看围绕着那个人的半影，却发现那些粒子并不是在震荡，而是在不断的出现和消失，粒子和反粒子成双成对地从量子真空中神奇地突然出现，接着又同样迅速地消失。汉斯不禁觉得，眼前的景象是多么令人惊奇啊，只可惜我身边没有带着照相机！

西蒙接着道：“就算你不帮助我们，我的客户同样也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也许你还不知道吧，你的教授先生当时把这个秘密同时告诉了几个人，因为他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把这个信息分散隐藏起来。我们已经接触过其他几位老先生，他们都非常乐意提供帮助。总之，我们肯定会得到需要的东西，你何必要如此难为自己呢？”

汉斯睁大双眼盯着那些转瞬即逝的离子，它们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而等他定睛再看时，他又发现它们显然根本不是粒子，而是从一个帷幕空间连接到另一个帷幕空间的极其细微的弦丝，它们在波状的帷幕空间之间颤动，然后又卷曲起来形成管状、圆锥体和流形。而这一切无比精致的舞蹈竟然同博士先生所描述的情景完全吻合！

“克莱曼博士，虽然我感到歉意，但是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本来并不想这样做，是你逼得我别无选择。”

说完，他连续对着汉斯的胸部左侧猛踢了三脚，但是这时的汉斯已经没有了任何感觉。他看得很清楚，无数透明的帷幕空间已经把他的整个身体包裹起来，它们就像吹制玻璃制品时的那些弯曲的片状玻璃一样炫目、离奇，摸起来还十分柔软。但是，他身边的那个人显然无法看到它们。再说，这个人是谁啊？他穿着一双黑色的皮靴站在那里，看上去简直像个小丑。汉斯轻轻地问道：“它们就在你的眼前！你难道没看见吗？”

那人叹息一声道：“我看，你需要更强有力的说服手段。”他退回到走廊里，打开了衣橱的门。“让我们看看这里面都有些什么。”不一会儿，他拿着一个装有外用酒精的塑料瓶和一只蒸汽熨斗回到了浴室里。他对教授说：

“克莱曼博士,请您告诉我最近的电源插头在哪儿?”

这时的汉斯早已经把这个人抛在了脑后,他的眼睛里只看见宇宙层层叠叠的褶层,它们像一块无比柔软的毯子温暖地包裹着他的身体。

第2章



大卫·斯威夫特和他7岁的儿子乔纳刚刚在中央公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所以心情格外的好。为了使这一天圆满地结束，大卫在第72大街上的一个手推车冰激凌摊上又给自己和儿子各买了一个冰激凌蛋卷。现在是6月，父子俩正冒着黄昏的闷热向大卫前妻的公寓走去。乔纳也很开心，因为他左手拿着冰激凌蛋卷，右手挥舞着一支崭新的三挡“超级喷水枪”。他一边走一边随意地把那支高科技的水枪瞄准周围不同的目标——窗户、信箱和一群群的鸽子。因为离开公园前，大卫已经倒空了储水仓中的水，所以他并不担心乔纳会在人行道上惹出麻烦。

乔纳不断做出举枪射击的姿势，同时还不不停地舔一舔手中的冰激凌。他问大卫：“你再说说，这枪怎么会喷水呢？里面的水怎么这么快就喷出来了？”

在这之前大卫已经解释过两次了，不过他很愿意再讲一次。他非常喜欢同儿子进行这样交谈：“当你反复推动那个红色的东西，大概叫泵柄吧，就把水从那个大的储水仓注入到了那个小的储水仓。”

“等一会儿，那个小的储水仓在哪里？”

大卫用手指指水枪的后部：“就在这儿。小储水仓里面有空气，当你把水打进去以后，里面的空气所占的空间就被压缩变小了，空气分子被紧紧

地挤在了一起,于是它们就对水形成了一种挤压的力量。”

“我还是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要挤压水呢?”

“因为空气分子总是在不停地跳跃,知道吗?当你用水把它们挤到一起以后,它们跳跃时就会对水产生更大的压力。”

“我可以把枪带到学校去做‘展示与讲述’吗?”

“呃,我不知道……”

“为什么不行?这也是科学,对吗?”

“我觉得学校是不允许带水枪上学的。不过你说的也没有错,这个东西里面肯定有科学。发明‘超级喷水枪’的人肯定是一个科学家,一个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的核工程师。”

一辆巴士从他们身边驶过,沿哥伦布大街而去,乔纳端起水枪瞄准它追踪射击。突然,他好像对“超级喷水枪”的物理学原理已经没有兴趣了,而是问父亲道:“爸爸,你怎么没有当一个科学家?”

大卫想了想回答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当科学家的。但是,我写书介绍科学的历史,这也很有趣。我必须去了解那些著名的科学家,比如说艾萨克·牛顿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而且还要上课,给学生们讲他们的故事。”

“我不想做这种事情,我想当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我要发明一种宇宙飞船,5秒钟就可以飞到冥王星。”

大卫本来很想谈谈冥王星飞船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但是他不能,因为他现在心里感到很不安,必须立刻改善自己在儿子眼中的地位。于是,他回答说:“在很久以前,也就是我还在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我确实学习过真正的科学,而且学习的都是关于宇宙的科学。”

听到这里,乔纳立刻把眼光从大街上转到了父亲身上,急切地问道:“你学的是宇宙飞船吗?就是那种一秒钟可以飞十多亿公里的飞船?”

“不是,是关于宇宙的形态,也就是说如果宇宙只有两个维度而不是三个维度的话,它看上去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听不懂。什么是维度?”

“两个维度的宇宙就只有长度和宽度,而没有深度,就像一张巨大的薄

片。”大卫伸出双手，手掌向下比画着，好像是要抚平一张无边无际的纸。“我的老师是克莱曼教授。他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之一。我们还一起写过一篇有关二维宇宙的论文呢。”

“一篇论文？”乔纳脸上的兴奋神情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啊，这就是科学家的工作。他们写论文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别人，好让他们的同行都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

乔纳扭过头去，继续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他觉得写文章没有意思，所以连什么叫“同行”也懒得问了。他说：“我去问妈妈，可不可以把‘超级喷水枪’带去参加‘展示与讲述’。”

一分钟之后，他们走进了乔纳和他妈妈居住的公寓楼。两年前大卫同凯伦离婚之前，也一直住在这里。现在，他住在远郊的一套小公寓里，那里离他工作的哥伦比亚大学更近。每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他都到学校接乔纳，4个小时之后再把他送到他妈妈那里。这样安排可以省掉雇保姆的大量开支。但是，每当大卫走进这幢公寓的门厅，走进那部反应迟缓的电梯时，心情总会十分低落，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流放在外的犯人。

他们终于到达了15楼，大卫看见凯伦正站在公寓的门口。她还没有换下工作服，仍然穿着黑色浅口轻便鞋和灰色西装，一副企业律师的标准打扮。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上下打量着自己的前夫，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不满情绪。大卫满脸胡楂，牛仔裤上沾着泥土，T恤衫上印着他那个棒球队的名字：“无安打历史学家队”。接着，她把目光盯在了“超级喷水枪”上。乔纳预感到不妙，立刻把水枪递给了爸爸，然后叫了一声：“我要撒尿！”从妈妈身边溜进公寓，跑进了盥洗室。

凯伦看着水枪颇为不满地摇了摇头，一绺金色的头发在左颊上飘动。大卫在心中叹道：她仍然那么漂亮，但那是一种冷峻的美，冰凉而执著。她抬起一只手把金发撩到一边，开口道：“你到底在想些什么？”

大卫对此早有准备。“别急，我已经向乔纳交代过规矩了，不许用水枪射人。我们去了公园，只向石头和树喷喷水，过得很开心。”

“你难道认为机关枪很适合一个只有7岁的小孩子？”

“这不是机关枪，明白吗？包装盒上清清楚楚地写着：‘适合7岁及7

岁以上儿童使用’。”

凯伦眯起双眼，撅起了嘴唇。这是她吵架时的典型表情，大卫一直讨厌她这种样子。她质问道：“你知不知道那些小孩用‘超级喷水枪’做过些什么？昨天晚上的新闻中就有这么一条，斯塔滕岛的一群孩子不是把水，而是把汽油灌进了水枪里，把它变成了火焰喷射器！他们几乎把整个社区都烧掉了。”

大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再也不想同凯伦争吵了，他们过去总是当着乔纳的面大吵大闹，这正是他们不得不分手的原因。因此，继续争吵下去毫无意义。于是，他说：“好吧，好吧，冷静一点儿。你只需要告诉我现在怎么办。”

“你自己把枪带回去吧。在你看着他的时候可以让他玩，但是我的家里决不要这种东西。”

大卫还没有回答，公寓里的电话响了，接着他听到乔纳喊道：“我来接！”凯伦转过头向后边看去，好像要冲进屋接电话，但她只是侧耳聆听着屋里的动静。大卫猜测，电话可能是她的新男朋友打来的，因为她已经开始同另一个律师约会。那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满头灰发，心情急切，结过两次婚，还有花不完的钱。大卫对这个人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妒忌情绪，因为他对凯伦的感情早就不复存在了，但是一想到这个虚情假意的家伙经常同乔纳厮混在一起，他就觉得不能忍受。

乔纳拿着无线话筒来到公寓门口，看到父母脸上都流露出关切的表情一时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才举起话筒对大卫说道：“爸爸，是找你的。”

凯伦的脸立刻阴沉下来，好像自己被人出卖了。她问道：“奇怪，什么人会打电话到这里找你？他们难道没有你现在的电话号码吗？”

乔纳耸耸肩说：“打电话的人说他是警察局的。”

*

*

*

大卫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一路往北风驰电掣般地向圣卢克医院赶

去。天渐渐黑了下来,在阿姆斯特丹大道上的各色餐馆和酒吧门前,周四晚上常见的急切的情侣们已经排起了长队。出租车在涌动的车流中穿梭前行,把一辆辆缓慢移动的巴士和送货车甩在了身后。大卫不时向车窗外张望,餐馆上方的霓虹灯招牌正发出耀眼的橘红色光芒,一一从他眼前飞驰而过。

刚才的电话是警察局的一个探员打来的,告诉他汉斯·克莱曼教授在127街自己的公寓里受到了他人的袭击。目前,教授正在圣卢克医院的急诊室里抢救,情况危急。教授说他要找大卫·斯威夫特,并且在护理人员的耳边轻声说出了大卫的电话号码。探员还催促说:“你最好立刻就来。”大卫焦急地问:“他怎么啦?到底出了什么事?”探员只是回答说:“你赶快就是了。”

大卫心中感到十分内疚,他已经3年没有见到过克莱曼教授了。老人从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退休以后,渐渐变成了一位隐士,独自一人居住在西班牙人住宅区边上的一套很小的公寓房间里,而且把自己的钱统统捐给了以色列。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物理学。

20年前大卫读研究生的时候,克莱曼教授就是他的导师。他这个人既不冷漠也不严厉,大卫从一开始就喜欢他。他讲授量子理论的时候总喜欢掺杂着许多依地语^①。大卫每星期到克莱曼的办公室去一次,听他讲授神秘莫测的波函数和虚粒子^②。遗憾的是,无论教授如何耐心细致地讲解都无济于事,两年后大卫不得不承认自己仍然一窍不通,根本就不具备成为一名物理学家的聪明智慧。因此,他放弃了研究生课程,转攻科学史的博士学位,这才是他真正的长项。

克莱曼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但同时也表示理解。虽然大卫在物理学上已经彻底失败,但是老人家已经喜欢上他了。在那以后的10年里,两人一

① 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

② 电磁场在电子或质子附近能自发地产生大量寿命很短的粒子和反粒子,称为虚粒子,它们不停地产生和湮灭。在量子力学中,虚粒子是一种永远不能直接检测到但又确实具有可测量效应的粒子。